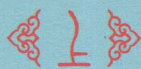


桩桩

作品



玉台碧



纵江山遗恨 • 亦不忘初心

他嚣妄狂浪的背后 是宁负天下的深情
她冰雪聪明的背后 是身不由己的沦陷

桩桩继《蔓蔓青萝》后最受读者好评的全新古言大作



团结出版社

上

玉
台
碧



桩桩
ZUOPIN
作品



目录

楔子

〇〇一

第一章 愁绪

〇〇六

第二章 端午

〇一二

第三章 亲事

〇二七

第四章 贵人

〇三八

第五章 危局

〇四七

第六章 筹谋

〇五七

第七章 罗网

〇七一



第十八章 赐婚 二〇七

第十九章 成亲 二一八

第二十章 进宫 二二七

第二十一章 筹银 二三八

第二十二章 花会 二四六

第二十三章 结仇 二五八

第二十四章 悲愤 二六五

第二十五章 猎杀 二七八

第二十六章 逼迫 二八六

第二十七章 修行 二九八



第八章	无心	〇八三
第九章	投江	〇九六
第十章	躲藏	一〇九
第十一章	离去	一二六
第十二章	豪门	一四〇
第十三章	狩猎	一五一
第十四章	背叛	一六二
第十五章	斗鸡	一七四
第十六章	提亲	一八八
第十七章	私见	一九八

楔子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驾崩，二十二岁的晋王继承了皇位。

高耸的宫墙夹出一条长长的甬道，将天空分割成狭长的一线。羽林军护送着十几辆马车沿着甬道沉默地走向宫外。

被先帝临幸过，又无子息的宫嫔们将被送到长安城西北的感业寺削发为尼。从此切断红尘眷恋，缁衣青灯度过余生。

嚤嚤的哭声从马车里传出。宫嫔们不知是在为先帝哭泣，还是在为将来的悲苦日子伤心。

突然，一只素手掀起了车帘，探出一张未施脂粉的妩媚面孔。

走在马车旁的内侍尖声喝道：“大胆！还不快放下！”

武媚双目微红，高傲地扬起脸，眼神桀骜不驯。

内侍记得这是先帝最宠爱的武才人。可那又如何？先帝已经宾天，她即将是感业寺里默默无闻的一名女尼。然而被武媚噙着泪却又高傲的眼神扫过，内侍生生咽下了一口气。罢了，且让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小主再瞅上一眼吧。

马车转过拐角，露出远处高高的鼓楼，武媚紧张地抓紧了窗棂。

她努力地探长了脖颈。层层飞檐下闪现出一抹明黄。武媚手一颤，那角车帘无力地落下，她失望地靠坐在车厢壁上，扯了扯嘴角，想笑，又笑不出来。

从封地赶回长安奔丧的滕王李元婴神色木然地跪在太极殿外的苕麻席上，心里

反复念着三个字：感业寺。

感业寺外的河畔，换上一身缙衣的武媚用力地操着捣木捶打着衣裳。扑扑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

身后几丈外的山石上，两个女尼闲坐着，聊着寺里新来的宫嫔。不时出声呵斥着武媚别偷懒。

哪怕是方外之地，新人总是要受欺负的。武媚眼里飘过一丝冷笑。她擦了把额头的汗，手松开，一件衣裳漂进了河里。

“哎呀！”她喊了声，站了起来。

两个女尼也瞧见了，大声呵斥道：“赶紧下河捞呀！傻站着做什么？还以为自己是宫里头的娘娘啊！”

武媚咬了咬唇，朝前走了几步，深吸了口气，身体一歪栽进了水中。

“救命！”她慌乱地大喊，高举着双手慌乱地挥舞了几下，就被河水吞没了。

“来人啊！不好了！明空掉进河里了！”两个女尼吓得站了起来，边喊边跑到河边。

哪里还看得到人影，河水汨汨流淌着，水面上远远地漂浮着一件青色的缙衣。

武媚憋着一口气不肯露出水面。

河水让她的视线变得模糊，她轻轻吐出一串水泡。不能呼吸，胸憋得那样难受，她情不自禁地在水里挥舞着手脚挣扎着。她会死吗？不，他不会失信于她。他一定会来的，一定会的，武媚咬紧了牙。

就在她快要憋不住气的时候，双臂蓦然一紧，被人紧紧箍住，一个皮袋做的气囊送到了她的嘴边。

她心神一松，呼吸着气囊里不多的空气，任由身后的人拖着她离开。

初登大宝的高宗在显极殿召见了滕王。

望着只比自己大两岁的皇叔，高宗随意在棋盘下布下一子，“朕记得王妃是皇叔在封地时娶的。听说王妃体弱，缠绵病榻多年，一直在府里静养，连待客都有心无力。府中事务都由侧妃处理？”

滕王心里一惊，手里的棋子叮当落在了棋盘上。他低头看棋盘，掩饰住眼里的惊诧，“劳皇上挂念，王妃的病乃是多年沉痾，需要静养。”

“朕还以为……既然皇婶的病静养着就好，朕就放心了。”高宗话里有话。

滕王的心慢慢沉了下去。

这时，高宗盯着棋盘，哈哈大笑起来，“皇叔这棋走得真是不妙！”他随即布下一子，年轻的脸上神采飞扬，“朕这步棋后着无穷，皇叔就此认输吧！”

迎着高宗的目光，滕王不甘心地与之对视着，“棋局千变万化，皇上怎知臣无路可走？”

高宗将手里的棋子扔进紫檀木棋盒里，声音温和，带着淡淡的得意，“棋局已定，皇叔回天乏术有心无力了。对了，滕县偏远，也不利王妃病情。朕便封皇叔为苏州都督吧。苏州出美人，皇叔不会寂寞的。”

滕王出宫的时候，初夏的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

“王爷！上车吧！”侍卫空青撑着油纸伞遮在了他头顶。

滕王苍白着脸，猛地推开了他，翻身上了马，冲进了雨幕中。

空青阻拦不及，扔了伞，拉过马，和侍卫们一起追了过去。

滕王浑身湿透，浑浑噩噩地奔进了府邸的后院，猛地停住了脚步。

檐下瓦当滴落的雨形成了一道白色的帘子。武媚站在宽阔的木廊上怔怔地望着他。

她穿着件白色的大袖连身裙，剃去青丝的头上戴了顶胡帽遮掩。未施脂粉，不见钗饰，素白衣裙在风里轻轻飘荡着，像一茎白色芦苇，柔弱妩媚。

滕王的目光落在她腰间。她的腰带上悬挂着一枚玉佩。他一眼就认出，那块玉佩是从前皇帝封晋王的时候，先帝所赐。滕王的目光从玉佩移到了武媚的脸上，眼神空洞而绝望。

“王爷！”武媚哀哀地喊了他一声。

滕王一步步走过去，站在廊下看她，喉间飘出一串串笑声，“我费尽苦心，娶了个早天的王妃。我隐瞒她身亡的消息，原本想着让你李代桃僵……皇上今日却问起了王妃的病情。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武媚张了张嘴，眼里已落下泪来。

滕王笑了笑，他已经不需要再问了。计划除了他的心腹，只有她知晓。他厉声说道：“先帝赶我去封地，我不曾有一日忘记过你。你呢？”

她备受先帝宠爱。先帝病重时，她一直随侍在身旁。而封了太子的晋王为彰显孝道，也日夜守在先帝病榻前。

一个是血气方刚才二十岁的年轻太子，一个是集妩媚与娇柔为一身的貌美宫嫔。寝宫里那层层帷帐挡不住暧昧流转。

武媚的手紧紧地按着廊柱，眼泪泄了一脸，“妾身不由己……”

“呵呵，好一个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你有了他，为何还要让我冒险助你从感业寺溺水遁逃？”

她回顾往昔的情分，背叛了他，更狠心置他于危险之中。深爱的女人在他心头插了把刀，疼得滕王喘不过气来。皇帝的话针扎似的在耳边响起。放手吧，放她重回宫廷，放她重生青丝，重得君恩。可又有谁能将坠入无边地狱的他拉扯回来？

武媚想起高宗恋恋不舍的脸。

他说，朕舍不得你在感业寺受苦，也舍不得不再见你，就依滕王的计策先离开感业寺吧。一年后，朕迎你进宫。

她望着滕王英俊的脸，冲过去抱住了他。大雨瞬间淋透了衣襟，一股寒意从武媚心里升起，她嘶声喊道：“你的事他都知道！他早就知道王妃已经病逝了！你斗不过他的！他是皇帝了呀！”

“他是皇帝了……”滕王喃喃重复着她的话，用力推开了她。

他盼了很多年，盼着能拥她入怀。如今她扑进了他怀里，却把他的心撞得支离破碎。

他指着天，一字字说道：“你瞧，这雨丝像不像一根根利箭？你瞧这砸在地上溅开的水花像不像一支支箭簇？本王今日，如被万箭穿心！”

他深深看了眼武媚，踉跄着转身走出了后院。

身后，武媚的哭声被大雨渐渐冲淡。

“王爷！你怎么淋成这样！”空青撑着伞飞奔而来。

“噗”！一口鲜血从滕王嘴里喷出，空青赶紧扶着他。

“去老君观找袁天师！”看了空青一眼，滕王软软地晕到在他怀里。

焚香袅袅升起，滕王虚弱地斜倚在榻上，静静地说道：“天师相面如神，还请天师为本王相上一面。”

鹤发白须的袁天罡坐在他对面，认真地看了看他，微微蹙眉道：“人命天定，相由心生。老道观王爷面相，命里会有生死大劫。”

和皇帝抢女人，抢的还是先帝的女人……滕王脑中浮现武媚的脸，胸口一痛，嘴里苦涩无比，“还请天师指点！”

袁天罡掐指一算，露出了笑容，“山南道阆州城千水成垣，金城环抱，自然而生的风水格局，乃是王爷的福地。明年端午，入阆州城八百步，王爷会遇到一女。此女子能为王爷消灾解难。”

滕王将这句批语记在了心里，又觉得茫然，“那女子多大年纪？有何特征？”

袁天罡手指向上方，满脸玄机，“王爷一见便知。”

“三娘子，厨房的妈妈说明午江上会赛舸。府里年年都出钱造龙舟参赛，听说今年老太太兴致特别高。大老爷便喊人在城南外码头搭了彩棚，说让阖家老小都陪着老太太去看呢……可没人告诉咱们。”

丫头百草叽叽喳喳地说着打探来的消息。黑白分明的杏眼里满满都是渴望。

岑三娘的眉轻轻蹙了蹙。

她是闽州岑氏四房的孤女。三房的堂祖母帮着料理了她父亲的后事，把自己的亲孙子过继给了四房，然后就接了她进府。

三房过继了个稚子，出一份嫁妆和几年的嚼用，便将四房的产业全部拿走了。在外人看来，三房替四房延续了香火，照顾了孤女。事情办得体面漂亮，叫人挑不出不是来。

一个被拿走了全部家产，寄人篱下的孤女还想真的被人家当成本家小姐看待吗？堂祖母只等着她守完三年孝期，定门亲事早早打发出去罢了……今年她已经守完孝除了服。堂祖母不会再留她多长日子了。

既然如此，端午节城中女眷们聚集时，正方便堂祖母把她带出去亮相，尽快给她定门亲事。

一想到自己的人生由不得自己做主，岑三娘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闷得她快要喘不过气来。她转念又想起大堂叔当着族长，碍着名声，他也不会太过薄

待自己。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岑三娘心思数转，躁动的心平静下来，“阖府都去，一定会叫上咱们的。奶娘不喜欢走动，她会留在府里，我带着你去。”

百草欢呼了声，兴奋起来，说起被买来伺候岑三娘那一年的端午，主母李氏的打扮，“……夫人穿着石榴红的大袖衫，浅碧的裙子，梳着云髻，戴着珍珠的发箍，后面插着老爷从长安买回来的那支金银团花蛾儿钗。奴婢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簪子，风一吹那只蛾儿扑扇着翅膀要飞走似的。阳光照过来，晃得奴婢眼睛都花了……后来夫人还把绣了五毒的荷包赏了奴婢，让奴婢好生侍候姑娘。”

她没有父族可倚仗。母亲过世时，远居长安的外祖父遣人来抬走了母亲的嫁妆，和岑家断了姻亲，三年来对自己不闻不问。如果外祖父肯接了她去，她又怎么会落得寄人篱下，任人鱼肉的地步？岑三娘不愿意深想下去，转开了话题，“把那件蓝色的百蝶衣找出来备着吧。”

百草哎了声，去衣箱里翻出了那件衣裳，对着光一看，脸就垮了下来，“三娘子，都洗破了呢。”

这时，奶娘许氏正踩着楼梯上了楼，一把拿过了那件衣裳。

看到前襟破了个铜钱大小的洞。许氏心疼地埋怨起百草来：“你这丫头用那么大劲干吗，这倒好，洗出个洞来。”

岑三娘笑着替百草开脱：“这衣料哪经得住洗穿三年的，百草已经很小心了。正巧是件百蝶衣，妈妈绣活好，用同色的线补朵花儿蝶儿就能再穿了。”

许氏望着岑三娘脸上那满不在乎的笑容禁不住心疼起来，“若是咱们家老爷夫人还在，哪能叫三娘子一件衣裳缝缝补补穿上三年……”

“我哪里是没有衣裳穿呢。这不是头一年进府时堂祖母特意让针线房为我做的吗？我舍不得扔掉呢。”岑三娘笑咪咪地回道。

娇憨的语气让许氏忍不住瞋了她一眼。

舍不得扔掉这件旧衣，堂祖母才会觉得她是个会感恩的人，才会对她更好。她们的日子才会更好过啊。

许氏哪里不明白。她叹了口气，拿过针线簸箩，找着绣线打算补衣裳。

楼下院门口传来老太太院里管事妈妈田氏的声音，“三娘子在吗？”

这么晚了田妈妈来做什么？岑三娘疑惑地挑了挑眉，让百草下楼迎接。她对着妆镜看了看自己的仪容，堆出满脸笑容轻快地下了楼。

田妈妈是来给岑三娘送端午节外出穿的新衣裳的，“……老太太说了，难得出府游玩，小娘子们都打扮漂亮点。晚饭在聚仙楼包席，饭后看过火龙游街再回府。”

田妈妈团脸，肤白，笑起来极具亲和力。

红漆木盘里放着件茜红色的大袖衫，月白色的长裙，白色的腰带。

田妈妈抖开了大袖衫。灯光一照，衣料轻薄如红雾。晚风从门口吹进来，宽大的衣袖便轻轻飘了起来。

端午时节，大户人家都爱用新织的绢、纱、罗、绡做夏衣，料子色彩雅致，轻薄透气，做成的衣裳能衬得女郎如仙子一般飘逸，这样的衣裳还得了个轻衣的贴切名字。

曹植《洛神赋》中形容说：“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裾……”只有轻衣的飘逸才能尽现那翩若惊鸿、宛如游龙的身姿。

三年来，岑三娘主仆几乎都快忘记了世间还有这种晚霞般明艳的色泽。

瞧着看呆了的百草，田妈妈的语气就带出了几分矜持，“这是今夏江南最流行的夏衣料子。老太太说三娘子今年出了孝，头一回出府应酬，穿鲜亮点好。便作主将这身茜红衣料给了三娘子。这可是送来的料子里最出挑的。比六娘子七娘子的还要好。”

“堂祖母待三娘真好！烦请田妈妈回禀堂祖母。明日三娘去给她老人家请安磕头。”岑三娘面露感激，示意许氏小心地将衣裳收了起来。

田妈妈看到岑三娘眼里的神色，满意地笑了，“老婆子这就回去了。老太太还让三娘子明日去选首饰呢。”

岑三娘神情更为感动，亲自送了她出去，“田妈妈何必亲自来，遣个丫头来说声就是了。”

她扶着田妈妈的手，顺势递过一个荷包。

田妈妈哎哟一声：“使不得……”

岑三娘握住田妈妈的手，羞涩地低下头，“三娘少有出门，还请妈妈费心指

点，免得闹了笑话失了府里的颜面。”

感觉到荷包里的分量，田妈妈满心欢喜，觉得岑三娘知情识趣，拍拍她的手道：“三娘子放宽心，跟在老太太身边，哪里会闹出笑话来。”

这也是提点了。

岑三娘公开露面宣告孝期解除，能正式交际了。她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对外人对岑家三房的印象。所以老太太才会给她最好的衣裙。

端午那日，她只需要漂亮体面地待在老太太身边，不胡乱走动，不乱搭话，自然出不了什么岔子。

送走田妈妈，关了院门。百草兴奋地说：“三娘子，那件夏衣真好看！”

“是挺漂亮的。”岑三娘没什么兴趣。

百草纳闷地看她一眼，“三娘子不喜欢吗？”

岑三娘嘟囔：“喜欢啊！田妈妈不是说是最出挑的料子吗？怎么会不喜欢？我是担心六娘七娘不高兴。”

百草就捋着衣袖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态势，“三娘子莫怕，她俩的丫头都没我力气大呢。”

岑三娘心里一暖，扑哧笑了。

临睡前，岑三娘突然想起百草说起那年端午，母亲李氏戴了支金银团花蛾儿钗。

“妈妈，把箱子开了。”岑三娘吩咐道。

许氏从衣襟里拿出钥匙开了衣箱。

樟木包铜角大衣箱，百年牢，不怕虫蛀。很多大户人家都要打造这样的衣箱做女儿的陪嫁。这只唯一带到三房来的樟木箱子是岑三娘母亲李氏的陪嫁。

许氏在箱子角落摸索了会儿，揭起一块木板，从夹层里拿出只紫檀木的匣子来。

当初开祠堂过继嗣子后，三房接岑三娘来长住。许氏就多了个心眼，和百草一起悄悄收拾了些没有上账的值钱细软，藏在箱子夹层里带了来。

高不过三寸，一尺见方的紫檀木匣子里装着她们主仆三人今后傍身的财物。

岑三娘从脖子上拉出一根络子，下面坠着把精巧的钥匙。她用钥匙打开紫檀木匣子。灯光下，一片流光溢彩。

这些首饰没有列在李氏的嫁妆单子上，都是李氏婚后置办或是岑老爷送的。

岑三娘从里面拿出那支金银团花蛾儿钗。钗上金箔和银箔打得像纸一般薄，花瓣层层叠叠，上面伏着只栩栩如生的银制蛾子，吹一口气，轻薄的花朵便簌簌抖动，用手指轻弹，蛾子的触须颤颤巍巍，似要飞了起来。

“所有首饰里，夫人最喜欢这支钗。常常插戴着。”许氏伤感地说道。

岑三娘痴迷地抚摸着，想象着将来有一天把它插在自己头上的美丽。

匣子下面还有一叠金叶子和银锭。

如今四房在册的房地产契都移交给了三房。这些金银是没有入公账的。

望着满满一匣子财物，岑三娘长长地吐了口气，望着许氏微笑，“爹娘总是眷顾着我的，咱们将来饿不着！”

许氏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望着紫檀木匣子，嚅嗫着说道：“我家三娘子怎么能饿着……”

岑三娘伸手抱住了她的腰，将脸埋在许氏温暖的怀里，喃喃说道：“妈妈，每次瞧见这些，我心里就踏实了。”

没有银钱傍身的孤女，在这样的世道举步维艰。现在有了这些，她总算有了筹划将来的底气。

三年平静的孝期过了，岑三娘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她拿了两锭银，让许氏将匣子原样放了回去。

“妈妈偷个空把银子兑成铜钱打点人使。城南新置的小宅子是落在妈妈名下的。堂祖母不知道我早还了妈妈的契书，让你立了女户。回头妈妈想法子把这些值钱的东西藏了带出府去。万一堂祖母定的亲事不好，妈妈先走，也好接应我。”

见她这样安排，许氏有些心慌，“三娘子，是不是要出什么事？”

岑三娘一双眼眸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露出了可爱的小虎牙，轻轻笑着，“妈妈，没什么事哪，狡兔三窟，多条后路不是更好？”

许氏又气又笑，伸手戳她的脑门，“就知道胡说八道宽妈妈的心。”

岑三娘摸着额头，扮委屈，“出了孝，堂祖母舍得给我做鲜亮的新衣，怕是想

要尽快给我定亲把我嫁出去。在岑家我又争不过堂祖母，她毕竟是长辈。如果我不喜欢她找的人家怎么办？只能给自己多留条后路嘛。”

许氏眼里透出股凌厉，“三娘子放心，他们为着名声也断不会将你胡乱许了人。再说……实在不行，妈妈就去求你外祖父替你作主。”

“外祖父不是抬妆断亲了吗？三年对我不闻不问，哪里还会管我嫁得好不好。”岑三娘撇了撇嘴，好奇地望着许氏道，“妈妈从来没和我说起过外祖家的情形。母亲也没说过，我对外祖家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许氏欲言又止，摸了摸岑三娘的头，长长地叹了口气，“明日要早起，三娘子早点歇着吧。得空妈妈细细说给你听。”

岑三娘也不着急，嗯了声，吹灯上床睡觉。

许氏守夜，睡在窗边的竹榻上。

一晚上，岑三娘迷迷糊糊地听到许氏高大的身材辗转反侧间压得竹榻咯吱作响。她迷糊地想，奶娘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外祖家难道有什么来头不成？

端午当日，闽州城南外码头的河滩空地搭起了一座阔气的彩棚。彩棚里坐着刺史大人和城中的官吏们，以及像岑家三房大老爷这种得了刺史大人名帖相邀的世家富绅和当地的名士。

挨着高台的是城中大户人家的彩棚。州府的衙役和大户人家的家仆十步一岗，将彩棚团团围住，隔开了城中百姓，避免惊扰了女眷。

彩棚之外，放眼望去，能站人的地方，人头攒动。站不了人的地方，岸边树上，也挂满了身手矫健的半大孩子，黑压压的一眼看不到头。

端午江中赛舸几乎让闽州城的百姓倾城而出。府衙和有钱人家还请来了城中的教坊乐役。一时间城南外码头丝弦管乐齐奏，高台之上更有舞妓翩然而舞。

三年孝期，岑三娘除了去寺庙道观给父母进香，几乎一直待在府中只能看到四方天的小宅院里。踏出府门，笑声喧闹声传进岑三娘耳中，让她生出恍若隔世的不真实感。渐渐地，那种隔膜像被针刺破了，她真实地听到了各种声音。

岑三娘眼里露出兴奋和激动。她一定不会让堂祖母随便给她许户人家，为了眼前美好快活的这一幕，她一定要替自己争取最好的人生。

大袖衫掩藏下，她暗暗地握紧了拳头。

岑六娘看着岑三娘身上的衣裙，眼里露出了妒色。

六娘有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头发分成两半，紧紧地扭成双环髻，用了根织金的